

自選章節 <四人的故事>

1.

然而她還是非常美，即便她自己毫無所覺。

她靠著長椅背，微微揚首，拉平了脖子的細紋。帽簷遮住了視野的上半部，也虛掩了她的額與眉眼間，彷彿她真正的好是藏在更深之處。鳥羽振落了葉，旋轉落在她面前，但這無從佔據她心思。眼前的美不行，整個巴黎的美也不行。一切都進不了她裡面，包括她自己。她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件事：以一個虛構的視角來看，最好由遠而近（你可以任意挑選視角：垂直地由頭頂上緩緩下降，或是從背後悄悄靠近，也可以正面地向靠近戀人般的步行速度看著她臉部的特寫佔據的畫面越來越大），會發現，無論多麼順暢或懷著如何的渴望，「可以靠近」這件事會被證明為不可能，像是宇宙間失去動力的太空船，或像是永遠追不上烏龜的阿奇里斯，最後在趨近一事上徹底失敗，於是嚮往美麗，成為一種折磨，被那趨近於靜止的完美畫面囚禁了。那像是逼迫我們以非比尋常的長時間去等待，彷彿告訴我們：最後要填補的，並非咫尺間的距離，而是時間。將影像從時間的流逝抽離開來，再將大量的時間傾倒在這趨近靜止的畫面裡。

時間成為她的囚徒。無人見證，無人記錄。亦無人在此。

直到畫面再也容不下時間的大量灌注，夢醒。意識回歸。

問題：一瞬，她意識到什麼？或，她的意識是什麼？

每一次從這樣的恍惚中脫離，她都覺得自己瞬間老了。關於時間是怎樣被偷走的，她一點頭緒也沒有。記得他說過，這是天份。然而說這句話的他，始終無法真正的陪伴著。自己面對自己的想法，是多可怕的事。她感覺自己終將被吞噬（被自己？），一如他所引述的，所謂末日，並不是時間的終結，而是進入終結的時間。等待。她記得初來法國，那段最為苦澀卻在回憶中特別鮮美的時期，曾跟著語言學校的老師與同學們去蒙馬特劇場看貝克特的《美好時日（Oh les beaux jours）》，她整個人現在老舊劇場裡的紅色絨布座椅裡，吸著霉味與煙味（多少年前埋在布料裡的？），膝蓋頂著前座（那些高個的同學們在如此窄仄的空間裡簡直坐立難安），聽著鈴響，燈暗，簾幕拉起。光是冷的，情境是熱的，一個半身陷在沙丘的女人，上伸直挺著，吞噬她的沙丘像是她的膨起的裙擺。躲在沙丘後面能夠活動卻失語的男人，一個慢慢被吞噬的女人就這樣在舞台正中央，自顧自地喋喋不休講話。講話，那個「我」在講話。被鬧鐘驚醒，玩著陽傘，擺弄化妝盒，她敘說自己的所有行動，描述天氣，巨大的虛無卻沒有辦法說。她在舞台中央的女子被沙丘吞噬到只剩頸部以上前離開劇場，她猜想自己完全明白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待在那裡便成為難以忍耐的事了。那天的天空像是透明般，像今天一樣。

像是微微發燒，眼神熱切地望向四周環繞的石碑。她想像著自己彷彿正在寫作的樣子，伴隨著體溫的升高，身體不自主的晃動。關於「邀請」，如今回想，記憶中留存的，像是快感強烈的性愛過後的癢搔著背脊。她寧願用「誘惑」來指稱，不過，是誰被誘惑，誰是誘惑者呢？

「必須得確認」，她朝著沒有接話者的心內大喊。

可能稍微弄明白了。她沒能抵擋住的，是對孤獨的逃避，繞了一圈，勾勒出了輪廓，孤獨有了身體。一個「我」誕生了，此後她得用這個「我」來說話，以寫作之名。

安娜，在雕像的圍繞下於墓園裡嘆息。

2.

安娜喜歡有雕像的地方。她在索邦大學學法文時，同學們習慣上完萬神殿旁校區的文法課後，走下一段緩緩的坡道，接著穿越盧森堡花園直到Porte-Royal，在那排隊吃完學生餐廳後，才慢慢走向Raspail大道上，有個羅丹所雕的巴爾扎克像的校址。

那是這所古老大學的語言課程特別在乎的語音學。他們會有許多的時間，要拿著老師發下的句子，一人坐在一張桌前，帶著耳機，聽著老師念，同時復頌在眼前的麥克風裡。她原本覺得，這如同任何語言學習的過程裡，學堂內學生搖頭晃腦鸚鵡學舌般的練習。不料做完一遍練習，老師要大家安靜聽耳機，耳機裡發出的，不是老師的「標準法語」，而是如此陌生的、自己用充滿腔調的發音。想要擺脫的事物才遠赴他鄉，看似能夠甩脫了，混在各種外國同學與法國交際圈裡，沒想到更深處的舌頭背叛了她。她才驚覺，法文裡的舌頭與語言都是langue這個字。

她猜想自己應該是帶著一點怨毒的眼神看著老師了。老師對著這眼神，回應的話說：「仔細聽著，比起跟著我說話，自己的聲音有時是更好的老師。」她窺看鄰座的同學們，有人笑了，她也跟著笑了，沒有勉強。她體認到，這自我認識的錯誤多麼巨大啊。以為如此模仿，至少穿上一定的保護色的，跟著說話，就不會被辨認出來。透過上個世紀的過時的錄音機器，如此簡單的機制，她了解到異鄉人存在的本質：真正的差異不會可見的形式指認出來，而被指認出差異者永遠不會察覺。在異鄉人小心翼翼地偽裝、試圖融入、變換身份，學習他們的習慣，學習他們的優雅與粗野，為了不要被辨認，然後排除。此刻清楚，辨認其實不需要，最表層即是最內裡的，沒有排除的問題。我們異鄉人，是裡頭的外頭。所謂的機制，不是通過一個個的關卡而成為「同」，一直一直是在差異化，一切的團結，都是分崩離析前的暫時景象了。她於是放棄了尋找中心這件事，只是她也無法堅決的邁出步伐迷路，譬如莒哈絲《副領事》裡的瘋女，有些尷尬

之後認識了社會學的理论，在朋友的解釋下，她漸漸也學會那些專業術語與表述。她把那些彷彿刻意為難人的學術語言當作一種治療，成為擁有外國性的主體是如此甘願踏入陷阱（甚至是渴望），必須用更加外國語般的語言才能解除。她比其他人更早明白，認識的目的不在於回歸到最初的狀態，而是理解座標。

可是即使這樣，她依然覺得無處可去。

那次之後，她在路途間避開了同學，選擇在路邊買兩個可頌，在課堂中間坐在盧森堡花園的水池邊的椅子。最早以為是Le Nôtre式花園的幾何理性令她安心，或是早上十點尚無觀光客的清幽、若干法國人在椅上悠遊看書的氣氛的緣故。直到有一天的天特別藍，抬起頭，在梧桐葉的樹影下，年久而處處斑黑或破損的雕像，卻令人感覺潔白完美。她頓時感動，直到脖子酸痛。在雕像下她覺得可以安全沈默。她流連於盧森堡與杜樂麗花園，或逛羅浮宮與羅丹博物館，最後她停頓最久的是墓園，與遺跡或廢墟。是的她漸漸地進一步發現迷戀的也未必是雕像的形式本身，她本身也被石塊吸引著。墓園的墓碑與雕像，無論是新或舊，都是無可挽回的過去的。無限延長的終結後時間。喜歡墓園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待久了總會發現，人們為死者安排的國度，最終都會成為迷宮。

與亞銘相約在這再恰當不過，他不過問為什麼她不確切地說在拉榭思墓園裡的何處，這是這段關係當中可貴之處。她的迷宮只為他敞開，她是女人米諾陶。

在預感等待即將終結時，她想起的人，在等待的地平線上，反倒是博爾，那個她拼命想辯駁，最後卻被他深深影響的人。以社會學這種僵硬的知識誘惑她的人。

他清楚。出場的時間分毫不差，意識太多令身體像自動的，走上舞台，精確的情緒與聲調表情講完台詞，退場。人格，拉丁文persona，起源於面具一詞。初學高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他止不住興奮去「套用」，即使大學時知道一個理論時，同時學到這理論的批判總是尷尬。那也許才是起點，沿著興趣探索，後來轉向皮耶·布赫迪厄。彷彿找到更有威力的武器，一條路上沒有太多阻礙，博士論文完成口試，延了一年簽證，路，感覺自己走不下去。

他還是習慣每天喝完一杯咖啡後出門前往密特朗圖書館，木階走上後，沿著無階的履帶手扶梯下降。多虧了文學，他學會了同時以方式全景式的角度的觀看自己與解剖內在，但堅硬的牆也難免裂縫。他佯裝不知道複雜的理論論戰，在手扶梯緩坡下降時描述。

密特朗國家圖書館的主體是四棟L型的高聳建築，說是象徵著打開的書冊，貼滿了玻璃帷幕的外牆只是單純反射鏡像，在它們的腳底下，一方面被拒絕著，另一方面被包圍著。無法進入。建築包圍的不僅是空地，而是陷落下去，徹底陷落的中心空地，種滿高大的植物。為了求知，必須陷落，當作如此，心裡也仍然陰暗了起來。久了會習慣這般的穴居，如果夏日在那待上一整天，閉館後離開走上西蒙波娃橋，會因塞納河水面的反光刺眼而恍惚；到了凹陷下的第一層，所謂的「上層花園（Haut-de-Jardin）」，入口警衛會檢查背包，並通過金屬感應門。建築體本身是「回」字狀的，往內壁看，是密閉的落地玻璃圍起的中央花園，讓人想起侏羅紀公園的造景。沿著鋪紅毯的廊道行走，會無止盡的在四邊打轉。外壁按字母排列著閱覽室，沿著外牆散出去。然而對於求道者來說，尚不足以駐足。喜歡在那工作的研究者，會一眼晃過收費處、上層花園閱覽室、館內書店、沿牆擺著的舒服躺椅與排隊人潮，直向閘門，掏出紅色的閱覽證感應通過，推開沈重的雙道鐵門，裡面是金屬打造的鐵皮空間，再搭一次長長的電扶梯向下，才到了「底層花園」。找到自己預約的位置，到櫃台取走預約的書。甘心成為囚徒，像中世紀的僧侶。

此刻的他往離開圖書館的方向走。過去一天工作完成彷彿運動結束後放鬆疲憊感，現在猶如逆行，焦慮的興奮是背叛感，事實上他在論文的後期，漸漸感到窒礙難行。他在研究日誌上寫下無關緊要的事，不過幾個月，累積起的東西長成別的形狀。他需要的強度不在這。於是研究之外，他去游泳、學拳擊，最後重量訓練。學習讓自己持續的不適應。他在心裡給自己一到兩年的時間，甚至三到四年。以此時光，紀念將來：回國，意味著不知何時終止的流浪生活。決定了之後，卡關許久的研究，頓時通解了。

只有少數的人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有時他會稍微解釋，關於學術這條路，前程的規劃對於他的世代是一下崩解的。原以為將會遞補上去的體制的位置快速流失，連流動的、卑微的、朝不保夕的位置都成了必須去乞求的。他猜想，大部分的人以為他做好覺悟，準備要擠進這扇窄門了。在體制性的排除浪中泅泳，在學院的邊緣裡耗上學者最珍貴的一段時光。被戲稱為「海龜（海歸，海外歸國學人）」的他們，命運更像在龍宮裡渡過快樂時光的浦島太郎，回到岸上時，只能被迫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瞬間蒼老的無用之人。

他只是簡單的，找到一個適合迎接眼前命運的姿態。流浪是好技能，可惜還沒學會，但是至少，至少馴化多年的身體變野性了，同時連思考也變得野蠻。

他，博爾，明確的對著不明確的一切對象說：我拒絕。

6.

她午後兩點起床。拉開窗簾。陽光，與昨天夜裡下過雨的記憶。

桌上有前夜寫稿時的紅酒杯，殘酒是血的顏色。她正在流血，不會痛苦，只是有些粘膩。

的緊張頓時消解，情感略為溢出。安慰與鼓勵的話語變得有些表裡不一，隨即調整，回到正常的言不由衷的狀態。即使，無論如何他們都可以忍受你，只要你願意以任何代價留下來。最好還是拿了學位之後回去母國。不是厭惡、不是否定，亦非排除，然而你還是繼續待著的話，存在有點尷尬。

「或是，回去當個法語教師。」博爾在道別前補上一句。

「當然，太好了，你講了一口完美的法語。」

這是整段對話裡，最為誠心的肯定了。太好的、完美的、完全正確的、沒有口音的法語。他記得曾經有一次在研討會上，有人質問講台上的華裔女漢學家一個老調常談的身份問題：「妳是因為母語是中文才能在這邊講話。」她的回答卻也出乎他的意料了。她說：「我在法國出生長大。中國離我很遠。對我而言甚至是痛苦的。我只能回答你：我只有外貌是亞洲人，心靈是法國人。」他知道，一路在法國接受教育的學者，法國高等師範哲學系畢業的菁英（他想起一連串的名字：涂爾幹、伯格森、沙特、梅洛龐蒂、傅柯、布赫迪厄，這些被稱為「normalien（高師人）」的文化優勢），很難會給出這麼容易被批判的論述。面對破綻百出的姿態，他一反常態，不在腦裡或當面回擊譏諷，讓情境衝擊的力道鎖在內心裡下沉，揉合在異鄉生活累積的羞辱、憤怒、不安、憂鬱，一瞬間的靈光，他瞥見一個模糊的可能性。也許不是可能性，而是誘惑，他抵抗不了的：他意圖實驗並觀察，在這幾年間，把法語講得比法國人更法國，文法與發音徹底根除外國性，會看見怎樣的光景。

原來他設想，去除了口音，在思想上偽裝成另一種「偽外國人」，抄寫女漢學家的表述與認知，如同對於該角色原型的「諧擬模仿（pastiche）」。⁸身世的差異，使得亞洲面孔與流利法語的事實歧義出去，他是外國人而非亞裔的個體，他的語言不是本地標準法語而是去外國腔的法語。他猜想，使用了這層想像後，透過他人對待自己的方式，他將便利於觀察「外國性」的建構。幾年下來，他貪婪地觀看，有時鬆懈，經常警覺。緩慢累積的論文一下子變得精彩。只是，在清楚擁有異鄉人的陌生感的意識底下生活，久了，有另外一個意識生長起來。虛構的我生成，如無所不在的不可見的鬼魂，如現代小說裡的全知視角。他耽溺於此。直到很久以後，其實已經是博士階段了後期，才恍然驚覺，一直以來真正的自我醒覺並沒有跟上，如深陷於夢裡專注地觀看著卻不曾意識到這是夢。於是他寫出受到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讚賞不已的論文，他答辯時的心不在焉甚少人注意到。在答辯席，師友們關注下，他心想的是另一件事：這個實驗，本質上最終該質問的，是「我自身」。「我」是我最好的（雖然也是最遠的且最後的）社會觀察研究對象。諷刺在於，這是唯有在結束之後才能理解的事。

很快的，他在他們的友誼當中找到出路，因為他們一直在身邊。他們經常辯論與互不服氣的（譬如安娜每每給他辯倒卻無法甘心、或是亞銘精煉的問句能讓他警覺卻一直以嚴密的推論去阻擋），卻始終拉著他。

他重新讀起自己的研究筆記。多年來鍛鍊的語言與句法，原具有虛構的強密度。寫作早已前行，必須用野獸般的靈敏與耐心，還有力量去追捕，重新掌握它。他在寫作之中發現自己滿溢出的外國腔調（法文的「異鄉（étranger）」同時是「奇怪」的意思）。與「我們」一起，博爾開始重新學習說話。

8.

現在我在說話。只有我能說。也許你正在笑我，也許你皺著眉頭，如果你自言自語，可能會以比平常高亢的聲音說：「她在做什麼？」。她，女性第三人稱。這個她不是我。「她」無法代替我說話，你們他者沒有資格用「她」來代替我說話。